

昨日之日 不可不留

王國維說一個人的成功必定要經過三個階段：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」；「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」；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正在燕火闌珊處。」

文：鳥
圖：欣



「明天見」。小陳機械似地揮揮手。

「明天見」。老二回應著。
「這樣和老二說『再見』也有幾百次了吧！往後再相處的日子可不多了。」想到這，小陳不勝歎歎。背著一個鼓得像河豚肚的書包，直壓得他雙肩隱隱作痛。而為了更遠大的目標，他必須咬緊牙根撐起來，所謂「任重道遠」就是這個意思吧！此時的他只能無奈地笑笑。好在這樣的日子就快要結束。

晚上十點左右的台北車站再度出現人潮，從補習街出來的高中生，大盤帽兩頭翹得高高地，帽沿都快遮著眼睛了；夜校生；以及夜間工作者，充斥整個車站，一片黑壓壓的人群。不時地，有些角落出現了騷動，那是為了擠公車而常有的野蠻行徑，禮義之邦而有此現象實在令人感慨系之。沒擠上的又悻悻然回到人行道上，準備下一回合的衝刺。車站附近各種廣告霓虹燈、水銀燈，亮刺刺的，好不耀眼，逼得小陳趕緊移開在電影廣告版的目光。多吸引人的電影廣告啊！而他卻無福消受。當他那帶著失望的目光向下移時，正好落在了一位女孩的臉上，高挑的身材配上圓圓的臉蛋和鮮明的制服煞是好看，那對水樣的大眼睛尤為動人。小陳只能在一旁暗暗的欣賞，他老爸會一再地告誡他，不准在高中時交女朋友，畢竟上大學才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
客廳裡那個老掛鐘狠狠地敲了兩下。家裡的人早已進入黑甜鄉，小陳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總是無法把燥亂的情緒平靜下來，折騰了一個多小時腦

子裡面還是很清醒，索性不睡了，瞪著天花板發呆，那樣子就像是在說天花板害他睡不著覺似的。

「明天又是數學複習考，三天兩頭就考一次，到現在還沒有及格過，真窩囊透了。」他忿忿地說：「一再地複習，一再地考，早把信心門志烤掉了。要把我的數學變好，簡直就像一株根已枯死的小樹苗，要重新將他救活是不可能的事，更不能奢望其開花了。再說化學吧！那個老傢伙只知照書本唸，死板又貪瘠的內容只能教人倒盡胃口。聯考制度，家人期望，還有那一切……。」小陳愈想愈激動，便再也不能睡。此時滿天繁星已散盡，月兒也快落下去，只剩下一點點，好像不忍再看這人生慘劇。「小時候日子過得多稱心呀！人人都來誇獎我，是爸媽心中的寶貝，有求必應。而現在呢？看電影，不准；打球，不行，一串的『不』字，『舊遊無處不堪尋，無尋處惟有少年心』，若我仍是小孩子該有多好。記得小時候總盼望自己快些長大，而現在呢？」他不禁覺得自己實在可笑。

吃午飯時空氣頗為沈悶，因為班上一連串地發生了幾件不愉快的事，大家不管做什麼事都是靜靜地，唯恐犯了什麼禁忌似的。小弟已經按捺不住了，輕聲地對老二和小陳說吃完飯要去看花。

提到花，小陳內心就會起一陣的翻騰。他知道從今以後將做著自己不願意做的事——進醫學院，當一個世俗的醫生，這也許只是十年、二十年，也可能是一輩子。換句話說就是做現實的奴隸，由現實社會來支配他的生命，而不是他操縱他自己的生命，而不是他操縱他自己的生命。他多麼嚮往大自

然，多麼渴望將來能擁有一座眼望不盡的大牧場或者大農場，騎著心愛的馬馳於原野，統治著這個

小王國，牛羊就是他的子民，獵犬是他忠勇的武士。路邊的小草野花，蝴蝶蟬兒可以是他的友伴。大自然就是他的一切，甚至想效法林和靖妻梅子鶴的思想。他不屬於我們的社會，他只屬於原野。

「喂！你們過來一下。」小弟突然叫了起來，「昨天在這裡明明有三粒花苞，今兒個怎麼不見了，那個採花賊偷了？」

「花本來是開了叫入欣賞的，誰不喜愛？順手摘了去也是常情呀！」老二說。

小弟很不服氣地說道：「這就是道德問題，花開在樹上固然是讓人欣賞的，可是不能喜歡就摘了去。譬如，你在街上見了一部漂亮的車子，你能平白的把它牽回去嗎？」

小陳知道他們愛鬥嘴，就不管他們了，自來欣賞枝上含笑花。「誰取的名字，好不傳神，這含笑微微的開著，並不全部開展來，且帶著濃郁的香味，像極了名門女兒見著了生客，顯現出的雅尚風度和高貴氣質。」他自言自語地。

一旁的小弟和老二卻各自施展其辯才，為剛才的事，爭得面紅耳赤，沒個結論，還是小陳打了個圓場，結束這場爭論會。

小陳想起這棟教室在今年他們畢業後要改進就說：「老二，明天把你的照相機帶來，在教室拆掉之前，留下一些紀念。」

「聽說，拆了以後要蓋五層樓的建築，還有全套的視聽設備地！」小弟得意地說。

「你高興個什麼勁兒，你又用不到。而且這只是個空中樓閣，市政府給學校的經費夠買幾根柱子啊？別夢想了。」老二不以為然的說。

老二就愛和小弟抬槓，也因為這樣，減輕了些聯考的壓迫感。

隨著日子的消逝，這樣的聚會漸漸變少，終至於停止了。在學校停課後，同學們紛紛閉門用功，平時難得見面。小陳和老二則風雨無阻，照常到學校看書，小陳來的最勤，連端午節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都是在學校度過的。這段日子可說是人生最大考驗，比賽各人的毅力，能堅持到底就是贏家，否則就要遭到無情的淘汰。後來證明小陳和老二是少數贏家中的贏家，因為他們堅持到底了。

六月的日子除了K書之外還是K書，然而這樣燠熱的天氣實在不適合於讀書，應該是泡在游泳池裡，再不然就是在家裡吹冷氣、睡大頭覺。中午偶爾有雷陣雨，晚上才是黃金時段，讀書效率最高。不過蚊子是討厭的東西。

不出所料，下午又是一陣雷雨，小陳在走廊上睡午覺，剛從夢中醒來，被巨大的雷聲嚇著了，趕緊把桌椅搬進教室。他今天睡過頭了，同學們已經起來有些時候了，於是責備起自己的貪睡。

「喂！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，模擬考成績出來了，在教務處公佈欄，小賈是第一名，分數亂高的。」一個同學跑進來說。

大家聽到這消息，三步併作兩步跑到教務處。到時，公佈欄前已擠滿了人，又吵又亂。他們只好

提高嗓子請「吊」在上面的一個同學看。

那同學像報幕人似地唸著：「小賈，四五〇分第一名；楊宗宏，四二八分，第三名；……老二，三七五分，第十二名；……小陳，三四〇分，第三九名。……。」

老二實力不錯，二次模擬考下來都保持在十名左右；小陳這次退步了很多，頗懊惱；小弟則吊在車尾，只有二百多分。

老二由於考得很好，被押到福利社請同學喝汽水。下午就在亂哄哄下逝去。到了晚上又下起不小的雨，爲了彌補下午的損失，大家格外用心在看書，只有翻書本的喀喀聲，窗外淅瀝的雨聲，似乎一點也沒有影響到室內的學子。

距離考只剩下最後一個星期，由於緊張的關係，同學間變得嚴肅起來，失卻了歡笑，情緒也非常不穩定，班上那個二十三歲的「老」學生已經受不了而精神崩潰，把准考證扯碎。後來聽說去當和尚，菩薩保佑他吧！

小陳心裡的壓力也頗重的，萬一沒考上，那將無法對父母親交待，因為族裡面至今還沒有人上過大學，一切希望都繫在他身上。一位遠房的表兄也是今年考聯考，他決不能丟父親的面子。這些念頭盤旋在腦中，使得小陳的情緒像天氣一樣，時好時壞。

一天、二天……一星期過去了，明後天就要決定每個人的命運了。小陳不要雞湯、人參，也不要什麼大補丸，他只想一個人好好的靜一靜。即使明天必須去做他一萬個不願意的事情，他沒半丁點怨

懟之詞。不爲什麼，只是得適應這個社會才能獲得生存，縱然它是現實的。

這最後的兩天總算捱過了，寒窗三載無人知，兩天決定一生命運。

放榜的日子終究到了，該來的就一定躲不過。小陳沒有讓家人失望，雖然並不完全合他們的意思。隔壁的阿明今年總算吊上了火車尾，鞭炮連天響

，流水席不斷。小陳一點也不覺得高興，雖然他擁有的東西是許多人垂涎而不可得的。老二如願地進入一所醫學院，小弟名落孫山後，寄望明年的考試。

小陳什麼也沒說，只有在七月廿八日的日記上記著：「棄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，從此這個世界上又多添了一俗人。」

